



《英伦情人》作者最新代表作

菩萨凝视的岛屿

Anil's Ghost

杀戮与存在，真相与人间的情爱

to

麦可·翁达杰
Michael Ondaatje 著

陈建铭 译

Anil's Ghost

菩萨凝视的岛屿

Michael Ondaatje 著

陈建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菩萨凝视的岛屿/(加)翁达杰(Ondaatje. M.)著;陈建铭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5

(to 系列)书名原文:Anil's Ghost

ISBN 7-5404-3293-4

I. 著... II. ①翁...②陈...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585 号

Copyright © 2001 BY MICHAEL ONDAATJ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 L. 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HUN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18-2004-057号

菩萨凝视的岛屿 Anil's Ghost

to 03

作者: 麦·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译者: 陈建铭

封面图像处理: 王小美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字数: 199千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ISBN 7-5404-3293-4/I·2074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张辉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辉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邮编: 410014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875

印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7.9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作者谨识

自八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之初，斯里兰卡举国陷入动乱。三股相互敌对的势力——掌权的执政当局、盘据南方的反政府集团，以及在北部流窜的分离主义游击队——撕裂整个国家，后两者均对统治者宣战。最后，执政当局为了对付反抗势力，不惜公然动用合法与非合法的军事手段进行清剿。

本书的时空背景设定在这个政治纷乱的关键年代。当时确曾出现书中所描述的类似组织，亦发生过雷同的事件，至于人物、情节则纯属杜撰。

时至今日，斯里兰卡的血腥斗争正以另一种形式，持续进行……

M·O·

为了讨生活呀，我往波嘎拉来
七十二吋深的坑洞啊，我朝里钻寻
打从坑口往内瞧哇，全见不着影儿

只有重回洞外喔，
才能捡回我的小命儿……

老天爷可得保佑那载着我的流笼哟
老天爷可得保佑那系着流笼的索哟
老天爷可得保佑那卷着索的轱哟……

——斯里兰卡采矿歌

每天清晨五点三十分，工作小组抵达时，总会有一两名家属在现场等候。他们交替轮班，一整天都有人守在一旁，看着安霓尤与组员们进行工作，寸步不离，仿佛要确保重要证物不再遗失。他们轮流守护着死者，守护着这些半掩半露的形骸。

入夜后，挖掘现场会用塑料帆布覆盖起来，上面压着石头或铁块。家属们知晓科学家每日上工的大致时间，他们一大早便自行先将帆布掀开，聚拢在泥淖里的遗骨周围。直到听见远远传来吉普车的引擎声，大家才纷纷退开。某一天早上，安霓尤看见湿地上还留着一枚赤足脚印，另一天则发现一片遗落的花瓣。

遗族们会为鉴识小组烹水煮茶。每天到了瓜地马拉（Guatemala）最炎热的时刻，他们便举着披肩或撑起芭蕉叶为工作人员遮蔽烈日。

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莫名的疑惧。家属们一方面害怕脚下的某具尸首就是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罹难的亲人其实并不在其中——即使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守着某具尸骨，然而一旦鉴识出死者不是自己的亲人，他们就又得起身赶赴西边高地的另几处挖掘现场，重新展开另一回合的漫长寻觅。失踪的子弟究竟陈尸在哪个现场，谁也拿不准。

有一天，安霓尤趁着午休的空档，与工作伙伴步行到附近

的河边冲凉消暑。回程途中他们看见一名妇人跪坐在坟地里，她的手肘倚着腿膝，状似祈祷般地垂目凝视脚边的两具尸身残骸——一年前，她的丈夫和兄长在这个地区的一场搜捕行动中失踪。如今两个男人看似于午后小憩，并排席地而卧。她一直扮演着两个汉子之间无形的阴柔系绊，将他们紧紧系拢。男人们每天中午回家，吃过她准备好的午饭，然后小寐半个时辰。日复一日，始终不变的作息。

安霓尤望着妇人难以言喻的面容，心中霎时一片空白，但那哀恸逾恒的片羽光景则长驻她的脑中，至今仍鲜明难忘。妇人听到一行人走近，随即站起身子，挪出空间好让他们继续工作。

瑟拉斯

她于三月初抵达。班机降落在喀坦纳雅克机场^①时天犹未亮。飞机一越过印度西海岸后就一路疾飞，所以当乘客鱼贯踏上停机坪时，四下仍一片阒黑。

待她步出机场，太阳已然升起。在国外念书时，她曾读过“天光乍晓，恍如惊雷”这么一个句子，她当时就明白自己是全班惟一曾亲身领略此情此景的人。但此刻，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倒不是如雷的天光，而是周遭鸡群、货卡的器嚷声、一阵微缓的晨雨，或是在房舍另一头，一名男子用报纸把玻璃擦得吱吱作响。

当她持浅蓝条纹的联合国护照通关后，一名年轻的公务员随即趋前跟在她身边，陪她一起走着。她费劲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年轻的公务员却视若无睹。

“离开多久了？你是在国内出生的吧？”

“十五年了。”

^① 喀坦纳雅克（Katunayake）机场，即科伦坡国际机场，在科伦坡市北方邻近内冈坡。

“还会讲僧伽罗语^①吧？”

“还记得一点点。呆会儿在车上能不能别和我说话，我时差还没调过来，只想看看风景。真想尽快喝点椰浆^②。帮人做头部按摩的迦伯芮发廊还在营业吗？”

“嗯，还在寇路皮地亚^③，我认识老板的爸爸。”

“我父亲也认识他。”

年轻的公务员支使仆役将安霓尤的行李搬上车，完全不劳自己动手。“哈，椰浆啊！”他边说边笑，话匣子一时还不肯阖上：“去国十五年，回来头一桩就想起这个……真是浪子回头啊。”

“我不是什么浪子。”

一个钟头后，车子停在他们预先为她租赁的小屋前。他步下车子用力地和她握手：

“明天安排你会见狄雅仙纳先生。”

“多谢。”

“你在本地还有旧识吧？”

“没有。”

① 僧伽罗语 (Sinhala) 乃斯里兰卡法定语文之一，是主要族裔僧伽罗人操用的语言。另一较少数族裔使用的塔米尔语 (Tamil)，则在该族裔的力争下，迟至一九八八年才被列入法定语文。

② 椰浆：原文为 toddy，是斯里兰卡的寻常饮料，以椰子汁经些许发酵而成，略具酒精度，若再经深度发酵则成为椰子烧酎 (arrack)。

③ 寇路皮地亚 (Kollupitiya)：科伦坡市共分为十五个行政区。寇路皮地亚即“科伦坡三区”，在市区西侧，濒临印度洋岸。

安霓尤很高兴她这趟返乡没惊动任何人。虽然还有寥寥几个亲戚住在科伦坡，但她并没有通知大家她要回来。她从皮包里掏出一颗安眠药，拧开吊扇开关，挑了一件纱龙^⑤围在腰上，然后爬上床。所有的东西之中，她最想念的就是吊扇。自从十八岁离开了斯里兰卡，她和故乡之间惟一有形的牵系，就是每年圣诞节她的父母寄给她的一袋新纱龙（而她总会乖乖穿上），同时还不忘附上最新的游泳比赛剪报。少女时代的安霓尤曾经是一名杰出的游泳健将，家族成员们似乎对此始终念念不忘，老把这事挂在嘴边。这项技能如影随形紧跟着她。对斯里兰卡的家庭来说，如果家里能出一个板球好手，这意味着大伙儿可以倚靠他的一手旋球绝技，或是在“皇家—汤玛斯板球赛”^⑥打一场精彩的球赛，从此平步青云，不愁吃穿。安霓尤十六岁就赢得了拉威尼亚山饭店^⑦主办的两英哩游泳竞赛。

每年都有上百名游泳选手涌入海中，绕过一哩外的折返浮标，再游回到岸上。夺得锦标的男女选手可以在报纸的体育版上风光一两天。安霓尤自己就有那么一张——某个元月的早上，她破浪而出的照片——《观察者报》^⑧甚至用了这张照片做头条——“安霓尤一马当先！”她的父亲还将剪报挂在办公室里。每个远房亲戚（不管身在澳洲、马来西亚或远在英国，还是国内的）都曾经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过这帧照片。他

⑤ 纱龙 (sarong)：一种宽松的布裙。在斯里兰卡，通常只有男子穿着。

⑥ 皇家—汤玛斯板球赛 (Royal-Thomian match)：斯里兰卡最负盛名的运动比赛，始于一八八〇年皇家学院 (Royal College) 与圣汤玛斯学院 (Saint Thomas' College) 之间的板球赛。

⑦ 拉威尼亚山饭店 (Mount Lavinia Hotel)：斯里兰卡最高级的旅馆之一。

⑧ 《观察者报》(The Observer)：斯里兰卡主流英文报纸。

们关注的焦点并非全然集中在她的殊荣，而是品头论足，说她是否能一路维持那个好长相。她的屁股是否看起来太大了些？

摄影记者捕捉到安霓尤带着倦意的笑容——画面中，她弯起右臂，正要脱掉橡胶泳帽，还一并拍到几名没在焦距内的落败者（她早已忘记一同参赛者的名字了）。这帧黑白影像给整个家族留下的意象太鲜明，太难消除了。

她把被单推到床脚下，静静躺卧在黑漆漆的卧房中，扇桨划送的气流迎面吹来。如今，她对这座岛屿的旧时记忆已荡然无存，少女时代的名气也早在十五年前抛得一干二净。安霓尤读过许多资料，也看了不少新闻报导，里头关于家乡的消息尽是悲剧、惨事。多年的离乡背景之后，她总算可以隔着长距离冷眼看待祖国的一切。然而一旦重回故土，却让她不再能够超然以对——虽然市容如常、百姓依旧；人们照样上街购物、换工作、谈笑……但此间不断发生的一切，即使最黑暗的希腊悲剧也要相形失色——枭首的情形时有所闻，位于马塔勒（Matale）的一座垃圾场中掘出数具尸骨……安霓尤于大学时代曾翻译过古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Archilochus）的诗句——“吾等宜将死者遗于敌方以使忌惮于我，此乃待敌之道。”然而，这里的受害家属却连这点待遇也不可得，甚至没人告诉他们加害者是谁。

第十四窟曾经是山西省境内绵延的佛窟群之中最美的一座。如今当你步入洞内，却发现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挖空的巨大盐矿。一整排菩萨——佛陀的二十四尊分身——被人硬是以斧、锯从墙上凿下，只留下殷红切口，历历怵目。

“万物皆无常，”帕利帕拿如是说：“那只是一场悠远的梦。即使艺术灰飞烟灭，但因为历史的捉弄，其遗迹反而得以受人珍爱——这丝毫不足为奇。”他在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告诉考古系的学生们。他不断告诫他们：勿拘泥典籍、艺术；惟有“观念的精髓”方得以幸存。

这里根本就是凶案现场。身首异处、斩手刈足、躯体无一残留——自从日本考古学家于一九一八年发现此佛窟起，不消几年，这儿所有的雕像都被凿空挖尽，旋即被西方博物馆收购殆尽。三尊菩萨的躯干如今陈列在加州某座博物馆中，头颅则遗失在信德沙漠（Sind Desert）南方的滚滚河水里，朝圣古道近在咫尺。

万般绚烂终归寂灭。

第二天早上，有人要安霓尤前往金西路医院面见几名法医学生。这并非她此行的目的，但她没有拒绝。她还未见到官方指派与她配合进行人权调查的考古学家——狄雅仙纳先生。她被告知狄雅仙纳先生出城去了，待他一回到科伦坡就会和她联系。

被推进来的第一具尸体才刚死亡，就在她昨天抵达后不久。安霓尤发觉这桩凶案确实发生于前一天傍晚，恰好是她在佩塔市场[●]闲逛的同一时间。她得努力遏制自己不住颤抖的双手。两名学生互瞄了一眼。通常她不会将死者的死亡时间对照自己的作息，不过她倒是还牢记着此地与伦敦、圣地亚哥之间的时差——五个半小时、十三个半小时。

“这……是你头一回看见尸体？”其中一名学生开口问她。

她摇摇头：“两边的臂骨都断了。”血腥的现实倏地横在眼前，令她有点措手不及。

她抬起头打量这两名年轻人——两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还在容易受惊骇怕的阶段，何况这是一具新鲜的尸体，不久前还是活生生的人。照理说，因政治因素遭到杀害的尸体不应该那

● 佩塔 (Pettah)，即“科伦坡十一区”，境内的大市集，正对着科伦坡火车站，是繁荣的庶民民生百货集散地。

么快就被发现。她将死者的手指逐一泡进盛着蓝色液体的烧杯里，检验上头是否呈现伤口的痕迹。

“年约二十，死亡时间十二个小时，你们认为呢？”

“嗯。”

“嗯。”

他们露出紧张、甚至骇怕的神色。

“你们刚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们告诉了她。

“最要紧的是要大胆做出初判，然后再回头检视，别怕自己可能会犯错。”（她可有资格对他们说教？）“如果一发现错误，便回头重新研判一次，也许就能找到先前忽略的地方……他们如何能将他两手打断而不伤及手指？这就怪了，一般人通常会本能地抬起手来保护自己，手指往往会先受伤。”

“也许他当时正在祷告。”

她停下手，抬头看了说话的学生一眼。

接下来第二具尸体呈现连枷骨折，一根根肋骨全断了。这意味着他是从极高处——至少五百尺以上——面朝下摔落水面。强烈的气流令体内呈现真空——直升机高速旋转的桨叶产生的气流。

翌日清晨她起了个大早，循着鸮哥的急切啼叫，踱进瓦德路租屋处的庭院，站在昏暗的园内啜饮早茶。当天空开始飘起小雨，她已经走到大街上，钻进一辆停在她身旁的三轮出租车，车子随即急驰，遁入车水马龙的市街里。她紧紧抓住座位前的横杆，从毫无遮蔽的两侧灌入的雨丝打湿了她的脚踝。乘

坐巴加吉● 比起搭乘冷气出租车更凉爽，而且她也喜欢听车夫摠出如鸭子呱呱叫般的低沉喇叭声。

在科伦坡度过的年少时光里，她似乎总是孤零零地感受着天气的转变——触打她衣衫的雨点、湿气中飘散的尘味。霎时云破天开，整座城市顿时沸腾热络起来，人群相互器嚷此起彼落，有时在一阵小雨之后，还会出其不意再下一阵。

她还记得多年前，她的父母曾在宅邸内款宴宾客，长桌就陈设在家中那座干枯的花园里。虽然时序已是五月末，但干旱的气候仍然持续着，雨季犹未来临。就在晚宴接近尾声时，天空开始降下甘霖。安霓尤一嗅出空气的变化，便自卧房中醒来，飞奔到窗口朝外眺望，看见宾客们在滂沱大雨中奔窜，大伙儿慌慌张张忙着将古董椅子搬进屋内。但她的父亲和身旁的一位女宾客却继续坐在桌前，庆祝雨季的来临。干地渐成泥淖，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他们仍然安坐在那儿聊个不停，她想：或许他们只是要确认这不是一场随时会停歇的阵雨；他们要确认这场雨将持续下去。

鸭子呱呱叫般的喇叭声响起。

急雨扫过科伦坡的市街。巴加吉载着她拐进通往考古部的小路，路旁的小铺纷纷点亮灯光。她欠身对司机说：“请停车让我买包烟。”车子拐到石板路旁，在一片铺子对面停下，司机朝着商店吆喝了几声，一个男子拿了三种牌子的香烟冒着雨跑过来，她付钱挑了“金叶”，三轮车再度启程。

突然间，安霓尤对自己能再度回到故乡感到无比喜悦，尘封的童年记忆在她心中一一燃活。当日内瓦的“人权中心”

● 巴加吉 (bajaj)：一种南亚常见的机动三轮车。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决定要遴选一名法医派往斯里兰卡时，她消极地递出申请表，心底并不抱着中选的希望——即使她已经入了英国籍，但毕竟祖籍仍在那儿；何况，当局似乎也不可能愿意让人权分子入境。多年来，来自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团体的指控信函在瑞士总部堆得满坑满谷，但喀图嘎拉 (Katugala) 总统仍一概宣称：毫无迹象显示国内发生过任何有计划的杀戮事件。不过囿于各方压力，同时也为了安抚西方贸易伙伴，当地政府终于首肯让外国顾问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进行查访。结果，安霓尤·堤赛拉竟然雀屏中选，成为代表日内瓦方面的鉴识专员，将协同一名科伦坡当地的考古学家，进行为期七周的调查计划。但是“人权中心”上上下下皆对此项调查能否达到成果不表乐观。

安霓尤一踏进考古部就听见他的招呼声：

“哦——你就是那个游泳健将！”一个年近五十、宽胸阔背的男人悠闲地朝她走来并伸出手。她暗地希望眼前这个人不是狄雅仙纳先生，不幸这正是他本人。

“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话是没错……我在拉威尼亚山^① 看过你噢。”

“怎么说？”

“当时我也在那儿，我就读圣汤玛斯中学，当然啦，我高了你几届。”

“狄雅仙纳先生……我们别再谈这个话题好吗？这些早都

① 拉威尼亚山 (Mount Lavinia)，科伦坡南方的卫星城市。

已经事过境迁了。”

“行，行……”他用一种她后来才渐渐习惯的说话方式应和着——慢条斯理，准确又适可而止。就像亚洲人典型的颌首方式——模棱两可地摇头晃脑，肯定之余不无否定的意涵。瑟拉斯·狄雅仙纳连说了两次“行”，除了官式、礼貌性的识趣虚应，也意味着“不置可否”。

她朝他露出微笑，试图缓和初次见面就和他在言语上针锋相对的窘况：“很荣幸能与您见面，我拜读过许多您撰写的论文。”

“当然啦，是我太不会看场合了，但起码大多数的挖掘地点我都晓得……”

“我们能不能先去吃早餐？”他们走去开车时，她问他。

“你成家了吗？有没有孩子？”

“没有，也不游泳了。”

“行。”

“现在每个星期都有尸体出土。虽然恐怖活动达到最高峰是在八八年和八九年，当然在此之前早已持续多年了。各方人马都互相屠杀并湮灭证据，毫无例外。这实在算不上一场名正言顺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想触怒外国势力，所以比较像帮派间的火并、械斗；也不像中美洲，在这儿，政府并非惟一的加害者。曾经有三股敌对势力——现在依然是，一个在北边，两个在南方，全都运用武器、文宣、高压统治、耸动的大字报、箝制言论等手段，并且从西方国家输入精良武器，或自行土制克难军火。从前几年起，人们纷纷无故失踪，被烧得面目全非